

拿破崙日記

伍光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伍光建譯

拿破崙破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國難後第一版

(88181)

拿破侖日記一冊

The Corsican
(A Diary of Napoleon's Life in His Own Words)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伍光建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殷彥常)

譯者序

拿破侖起自微細，乘法國革命，以戰功顯，數載而成帝業；當其盛時，歐洲大陸皇帝王公，無不俯首聽命，其兵力所及，幾遍全歐；方且以爲歐洲偏小，不足以迴旋，惟亞洲可以建大業，其氣概可謂雄矣。而其用意，則殊非甘於窮兵黷武者，不過以武力爲前驅，而欲置世界於大同，其規模亦宏遠矣。是以其功業之傳於後世者，不專在乎武功，而尤在乎文治。歐洲諸邦之食其主義之報者，至今弗衰。是以近日有法國大文豪論拿破侖，謂歷史有兩位最偉大人物，前有耶穌，後有拿破侖；亦言之成理，非故作驚人之論也。第以拿破侖用兵二十年，滅人之國，毀人之家，各國之歷史家爲之撰紀傳者亦多矣，而難免於溢美溢惡，此則毋足怪者。況歷史家有言，事過五十年，乃可以作史；事過百年，乃始能有信史；此信史之所以難也，而拿破侖之信史則尤難。美國鐘斯通（R. M. Johnston）乃譯行拿破侖自撰之日記，其意固欲使讀者各自運用其批判之力，以窺見及論斷此位歷史偉大人物也。昔哲學家陸宰有言，一位哲學家之成爲某一宗某一派，則隨其人之品格而定，誠哉是言！今此日記之所紀，有可信者，有不可盡信者，然而從其不可盡信者，亦未嘗不可以窺見其當時之用心。顧讀者之教育環境，閱歷心理，不能盡同，亦終不無見仁見智之別，其論斷以殊難於一致，惟其非得自展轉之耳食，亦不是故作違心之論，則亦可以自慰矣。民國十七年戊辰大暑漸會

鐘斯通序

我要說幾句話，說明這本書是什麼，不是什麼。

這本書的內容，除了有幾段在括弧之內的不計外，完全都是拿破侖的話，有筆寫的，有口說的。但其中有減寫的，有改易句語及日期地位之處。

減寫的地方，并未表示出來，因為隨處皆是，只好在此預告讀者，書中則不作減寫記號了。

改寫日期地位，是要保全日記形式，全屬於下列兩類之一（亦有除外者而在極少數之列）：一，事體之詳情，往往是寫於事體發生之後一兩日，今則列於事體發生之日；二，在聖赫勒拿所說之事體，移置該事體發生之日之下，此第二列卻甚少。

其中亦有數處，是結合而成的，例如新十月十九日對元老院之演說，及從來比錫退兵，對波蘭軍官之演說，是也，每篇皆是結合幾次所說而成者。我作一次警告讀者，實情是如此，因為從此書之本性觀之，其附註之關於此者，及所說之其他諸事，似乎不合在此；當然是要比原文較長。

尚有兩小點亦宜注意：一，書中已改革命新曆為今曆；二，人名及爵位名並不一律，有時用本人之名，有時用其爵位名，例如內伊已封厄爾欣根公爵及莫斯科亞王爵許久之後，有時仍稱其為內伊是也。今附以一拿破侖朝王

公表，人名與爵名並列。

對付歷史的文件，原有若干條規則，讀者可以照用以求其真實，今則不宜用於此書，而宜求之豐功偉業及大人物之心理之發現。因為以客觀而言，拿破崙極少說實話，甚至於絕不說實話；然而以主觀而言，拿破崙又如何能夠不說實話？一九一〇年，鐘斯通序。

拿破侖日記

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九五年

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我於是日生於阿耶佐（Ajaccio）。父母名我爲拿破侖。自數百年以來，我家皆稱第二子爲拿破侖。

一七七九年四月入布里恩（Brienne）陸軍學校。我入陸軍學校覺得歡樂。我之心起始工作。我急於求學，求知識，求進步。我酷好讀書。入學校不久，同學常談及我，稱讚我，妒忌我。我覺得我自己的能力。我比同學聰明，我覺得快樂。

一七八三年十月十二日。致查理波那帕脫書。我的父親。你可以想到你的來信，使我不歡。但是因爲你既然爲病所迫，又是因爲與我甚親的家庭所迫，我不能不以你回來科西嘉（Corse）爲然，不能不自慰。

一七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我的兄弟無膽，不敢冒打仗的危險，以爲當軍人是住在營房的。

七月七日。二十一日。我的父親到和流細安（L'Isle）拿破侖之弟（譯者註）和兩位少年女人同來。約瑟

(Joseph 是拿破崙之兄 譯者註) 在修詞科。假使他能用功，當可以有進步。

十月二十九日在布里恩。人人都說我除了幾何之外，我都無所長。我並不爲人所歡喜。我乾枯如同一張紙。

十月三十日。我離開布里恩往巴黎陸軍大學。

一七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我們的父親死了。我們小的時候，全靠父親一個人教養我們。國家是失了一位麻俐明白篤實的國民，天命如此，也就無可奈何了。

致波那帕脫太太書：我的母親父親既死，你應該安慰我們的。我們要求你安慰我們。我們親愛你，我們爲你犧牲，要比父親未死的時候加倍，要使你忘記（我們要竭力作到可能的地步），死了一個親愛的丈夫的無可計算的損失。

十月三十日。我當了拉法爾 (La Fare) 團的炮隊副中尉。

一七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維倫斯 (Valence)。

帕奧利 (Paoli) 今日起始是六十一歲。科西嘉的人因爲一件名正言順的事，已經脫離熱那亞 (Genoa) 人的束縛了。他們也能够脫離法國的束縛，我但求天佑他們成功。

五月三日。我在這裏總是杜門不出，終日作夢，盡情的發愁悶，總是離羣索居的。我今天又愁悶，不知這愁悶又逼我作什麼事。逼我尋死，我現在正是少年，將來的日子還多咧。我不見鄉井已六七年了。到底是什麼瘋魔逼我尋

死呢？太約是見得人生太空，是無疑的了。若是一個人求死，爲什麼不自戕呢？我回到家鄉有什麼光景等候我呢？我的同仇敵愾的人都受了束縛。見着打他們的人的手，還要出於害怕，同那手接吻。

五月九日。一個人要能够駁倒盧梭（Rousseau），只靠美德和愛真理，是作不到的。盧梭也不過是個人，我們可以易於相信他也是會錯的。

七月二十九日。致賣書人波爾特（Borde）書：煩你寄我一本和蘭斯（Valencia）夫人的事略，這是盧梭自狀的續篇。我又煩你寄我一本科西嘉革命史和你所有的書同科西嘉有關係的一張目錄。若是你沒有這類書，煩你將你所能夠代辦得最速的寄來。我接到你的回信立刻付款。我的住址是駐維侖斯拉法爾團炮隊軍官波那帕脫先生。

九月二十日在里昂：我很捨不得離開里昂，比離開維侖斯還更捨不得。我極喜歡里昂。若是在這個地方過一生，也是願意的。但是一個人不能不聽天由命。既然執了正業，不能不受這正業的條件。一個當軍人的，只有對於軍旗是要永不改變的，對於其他就不能了。

一七八七年四月二日。拿破崙波那帕脫拉法爾炮團副中尉，求舍居耳大將（de Ségur）給假五個半月。從下五月十六日起。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巴黎。我剛從義大利曲院出來，同御苑的大路相對。我走到鐵門的時候，我兩眼見着一個

女人，此時正是半夜。看她的外貌，她的年紀，就表明她是個什麼路數的人了。我兩眼瞪她，她就立住腳不走。她在那裏遲疑，我却壯了膽。我就對她說話。我向來是極厭惡她的不名譽的行業。我向來以為只要被她這樣的人看一眼，就覺得我自己被她污辱了的。我這時却同她說話。我說道：天氣很冷，你怎麼能走出去？她答道：呀，先生！希望使我暖，我必要辦完我晚上的事……她說話的情形，是看得諸事都無足重輕的。她答我的話又是很鎮靜的，就激動我，使我注意。我就同她轉回頭走。我說道：我看你的身體並不十分結實，你怎麼樣能夠受你所作的事的勞苦，我覺得詫異。她答道：先生，一個人為吃飯起見，不能不作點事……我答道：那是自然。不過你就不能找別的相宜的事麼……她答道：我找不着。先生，我必要弄幾個錢過活。

我覺得有意思。我覺得歡喜，最後居然有一個女人肯答我的問話。這一種的結果，是從前所不能常常得着的。一七八八年七月一日在俄桑（Arroume）。我於我的本身事務之外，並不注意牠事。我每一星期只穿一次全服。自從得病以來，我睡得甚少，少到難令人相信的。我十點鐘睡，四點鐘起。每日只食一頓飯。這種辦法，却與我的身體很合宜。

一七八九年四月一日。思想對的人，看得今年開頭開得好。經過數百年封建的野蠻主義，和政治的奴隸制之後，羣衆似乎是受了奢侈、放縱、和美術的潛力，變作毫無道德的了。這時候自由兩個字居然激動人心，如大火焚燒的，實在是一件可詫異的事。當下法國是正在重新得了生命的時候。可憐我們科西嘉島的人，將來變作什麼呢？

(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 譯者註。)

四月十六日在阿耶佐。我的身體病到很支離。十月十五日以前，是不能回營銷假的了。

七月十四日。法國革命羣衆攻破巴士秋大監牢。

一七九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晚上在碼頭豎了一個絞人的架，架上寫了幾個字：『巴黎的絞人架。』

一七九一年二月六日在聖和利亞 (St. Vallier)。爬山虎碰見第一棵樹，就要繞這棵樹。這句單簡話，就是戀愛的歷史。什麼叫作戀愛？一個男子總覺得或遲或早要作一個單身寡人的難過，戀愛就是這種的感覺實行發生，既覺得難過，又覺得永不死。這個人的靈魂，求得了依靠，就變作加倍（成雙），有了保障，流表同情的眼淚……這就是戀愛。

八日。到處鄉民的态度都很強硬。多非內 (Dauphiné) 地方的鄉民，尤其是強硬。他們是甘為憲法而死。婦女們却是保王黨，這也不足為怪。因為自由女神，比她們都長得好看，把她們都蓋過了。

愛國俱樂部應該送彌拉波 (Mirabeau) 全套科西嘉衣服，就是該送他一件帽子，一件褂子，一條袴子，一把小刀，一把小手槍，一枝長槍。這樣一來，很能發生深刻印象。

四月二十四日在俄桑。路易很用功學法文，我教他算學和幾何。他讀歷史。他將來是一把好手。他已經學會了法國人的派頭，法國人的斯文，法國人的活潑。他能够入聚會場，會很大方的鞠躬同人寒暄幾句。很有三十歲人的

端莊嚴肅。我是看得出來的，我們兄弟四個人，將來還是他最好。但是我要補一句話，我們三個人的教育，都不如他。六月一日，保王黨的演說家是作了許多幫助推倒王室的事，這是無可疑的。因為他們費了許多唇舌，發了許多空議論之後，到底總是說因為共和是做不到的，所以共和國家是不可能的。

七月二十七日在維倫斯。是不是要宣戰？

國人是踴躍極了，熱心極了。兩星期之前，有三省的二十二處俱樂部，開一個會議，作好了一篇請願書，要求審判君主。在十四日那場大宴會中，我曾恭祝俄桑地方愛國者的健康。

九月二十日在科西嘉之科爾提（Corte）地方。服爾尼（Volney）君在這裏再等幾天，我和他兩個人就要起程，周覽這個島。服爾尼君曾撰一書，名埃及紀程。因此在文學界得名。

一七九二年二月一日在阿耶佐。當這種風潮最大的時候，一個科西嘉的好男子，應該是住在家裏的。統兵大將會請我當義勇隊的副少佐。

四月。第一次聯盟之戰。

五月二十九日在巴黎。我是昨天到巴黎的。巴黎的人心是極其浮動。在王宮保護君主的國民軍已經加倍了。陸軍的軍官有許多棄職而逃的。毋論從那一點看來，情形是極其吃緊的。

六月十四日。全國人的精神，都被發狂的黨人所攪亂了。事變既是這樣複雜，是難以尋得頭緒的。將來變作什

麼樣，我實在是猜不着。但是所有一切事體，都是帶了革命的面目。

十八日。並無陸軍的消息。

二十日。我們跟着這些亂民去看看。其總有七八千人，手裏拿的都是長矛，斧子，大刀，大炮，鐵叉，尖棍，走到國會去遞請願書。其後去見君主。王宮的花園門是緊閉了，有一萬五千國民軍防守。亂民打破園門，入了王宮，把炮安置好，正對住君主所住的內院，打破了四重門，送兩個徽章給君主，一個是白色的，一個是三色的。亂民對君主說道：請你自擇，你是願意在這裏，還是願意出奔到科布林士（Coblentz）？君主却不爲所動，把一頂紅帽子戴在頭上。

他們怎樣能讓亂民進王宮？他們應該用大炮打倒他們，如同割草似的。打倒他四五百個，其餘的人也就逃跑了。

我聽見有人告訴我路易（第十六）把紅帽子戴上，我就有了結論，曉得他的君主地位算是完了。因爲在政治裏頭，作了一件失體統的事，就不能往下幹的了。

七月三日。我不能不說我們的領袖們是無能之輩。我看這全局的事變，看得很切近的。就曉得是不值得收服羣衆的人心，不值得去求他們同我們要好。他們各人都是各人自顧其私利的。肆行殘害，又惟恐不如人。他們的陰謀。又極其卑劣，不減古時。這就能夠把什麼壯志都破壞了。

八月七日。所有一切的朕兆，都是預表有大暴動發生。有許多人離開巴黎。

我在巴黎這些日子，很研究天文。這原是一件極能消遣的事。是極好的一支派科學。我既有了算學的知識，學天文是不必大費力的，這是一種很偉大的學問。

八月十日。我住在得勝街。我一聽見警鐘響，又聽見說是王宮被攻，我就走向卡流西（Carrousel）。我還未走到，在小營街，就遇見一羣極難看的亂民走過，用一枝長矛插了一個人頭，到處游街。他們以為我過於像一位上等人，就要我喊國民萬歲。我趕快就喊，這是可想而知的。

王宮被最兇惡的亂民攻擊。攻下王宮之後，君主到了國會躲避。我很小心的走入王宮的花園看看。自從這一天之後，在我的全數戰場之上，從未見有過這許多人頭的深印像，如當時所見的瑞士兵的頭。

當我眼見攻打王宮和君主被擄。我絕不想將來有一日我處他的地位，也不想拿這所王宮當我的住宅。

在馬塞雷茲（亦稱瑪西）人得勝之後，我遇着一個人正要殺一個侍衛軍。我就對這個人說道：南方的漢子，我們不如饒他一命罷！那個人問我道：你是一個南方人麼？我答道：是的。那個人說道：好吧，我們就饒了他！

九月二十二日。宣布法國共和。

十月十八日在阿耶佐。我要往波尼法卓（Bonifacio）恢復秩序。但是軍長請我。我將要去科爾提走一次。

最後的新聞，說是敵人已經拋棄維丹（Verdun）和龍威（Longwy）兩處地方了。我們的人並不是要去睡薩伏衣（Savoie）和尼斯（Nice）都在我們手中了。我們不久就要攻撒地尼亞（Sardinia）。

一七九三年一月十一日，在鄂爾米（Olnette）致波尼法卓自治局局員書：我們奉帕奧利軍長的命令，明天就到貴地。我帶的是兩中隊人。你的善意和你的愛國熱心，我是很曉得的。你們是願意出力，替我們的軍隊預備一切，是無疑的了。阿耶佐義勇隊副大佐波那帕脫啓。

七月。法國南部反叛共和。

八月。在波揆耳（Bearnaise）晚飯。波揆耳是個集。剛好是趕集的末後一天我到那裏。同兩個馬舍爾茲商人吃晚飯。

軍人說：你看國裏的戰爭，是一件什麼回事；我們你怨我，我恨你，你殺我，我殺你。你們為什麼怕軍隊？軍隊是恭敬馬舍爾茲的，因為沒得那一個市鎮為大眾的好，犧牲自己，比得上馬舍爾茲的。你們當我們是好人，我們就是你們的好朋友。你們相信我的話。你們裏頭只有幾個流氓引誘你們一直向反對革命的路上走。你們不如恢復從前的法權，承認憲法，軍隊就立刻離開這裏，叫西班牙人跳舞。他們因為有一兩次得手，就變作太驕傲了。

二十八日。英國佔據土倫（Toulon）。

九月十六日在土倫前線。原是大炮攻倒炮台的。

十九日。我到後三日，我們的炮隊組織好了。

十月二十五日。我們的大炮開始辦事。

十一月十四日。我呈給軍長等的恢復士倫的規劃，是惟一可以實行的計劃。

二十八日。這一個炮隊的軍人們是不害怕的。

二十九日。這個年青人叫什麼名字？叫舉諾（Imot）。這個人將來要發達。

三十日。敵人曉得我們炮隊的利害，用大兵力攻擊，被他擊散，釘了我們大炮的火門。半點鐘後，我們奪回我們的大炮。杜高米埃（Dugommier）軍長是極其勇敢，確有共和國軍人的勇氣。

十二月七日。我們的地位仍然是一樣，無甚大變化。我們有三萬人。

十七日。我們已經克復士倫了。你們去安歇罷！後天你們就在士倫安睡。（此是拿破崙立功之始，此後漸露頭角。
譯者註。）

二十四日。敵人忽忽的退兵。我們奪得他們許多的行李。假使這場風，再阻止他們一點鐘，他們就算完了。

一七九四年一月四日。在馬舍爾茲。我將要把大炮安在炮台上，俯視這座市鎮。炮隊的情形很不好。

二十日。在兩星期之內，我希望將從倫晤（Rhone）至發耳（Var）的海岸，布置好了。

二月十二日。他們布置海防，已經花了許多錢，還是未辦好。

四月一日。我帶阿爾普（Alps）師團的炮隊，

四月二日。我們開戰的時候，有三萬人。

六月二十日。我們軍隊的目的。是在士圖拉（Soura）山谷。

七月二十三日。新七月的革命。

八月七日在安提比（Antibes）致阿爾比提（Albiste）和沙利西提（Salicetti）兩代表書：你們免了我的職，又把我拘管起來。你們並未定我罪名，就污辱我；或是不任我辯訴。就加我罪名。自從革命發生以來，我常時表示我爲正義犧牲，是不是？同內敵奮鬥，有我一分；我是個軍人，同外敵奮鬥，也有我一分，是不是？我曾經爲共和而犧牲一切，我於攻克土倫之役，也不無微勞；攻克沙奧吉俄（Saorgio）之役，我在軍中亦曾立功。

沙利西提君曉得我有五年之久。你見我對於革命，有什麼可疑之處麼？

十四日。致國民代表書：諸位公民，這就是我答復你們的四條詰問。因爲我似乎已經不爲自由人所敬重。我的良心能使我仍然恬靜。但是我的心已經裂了。我覺得我的頭是冷的，我的心是熱的。我不能過被人懷疑的生活。

十九日。致舉諸書：我的貴友舉諸！我很領略你對待我的一番厚誼。你久已曉得我以友誼待你。你能够依賴我的友誼。他人許以不公道待我。但是我並無過犯，我是理得心安的。我故此請你不必出力。你若出力，恐怕反誤我的事。

一七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巴黎。致舉諸書：你除了中尉的肩章之外，並無長物。波雷（Patte）並你所有的這一點也沒有。我來替你們算個總帳。你是什麼都沒有。波雷也是什麼都沒有。總數是什麼呢？……是什麼都沒有。